

分手 成全了经典的爱情
在心中地久天长
错误 成就了无悔的青春
追忆时曾经沧海

只为
爱情

梁华 — 著
Liang hua

爱对了是爱情 爱错了是青春²

只要爱情在，青春一定不会走



每次初恋都是一颗情感的核弹，
每次恋爱则像老房子失火

台海出版社



只为
爱情

梁华
Liang Hua

著

爱对了是爱情 爱错了是青春²

只要爱情在，青春一定不会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对了是爱情,爱错了是青春. 2 / 梁华著. —北京:
台海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 - 7 - 5168 - 0631 - 9

I. ①爱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3343 号

爱对了是爱情, 爱错了是青春. 2

著 者: 梁 华

责任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版式设计: 天下书装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: 100021

电 话: 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[www. taimeng. org. cn/thcbs/default. html](http://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)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: 250 千字 印 张: 12

版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68 - 0631 - 9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爱对了是爱情 爱错了是青春



♥ / 第一章

性是否是唯一的解药 / 001

♥ / 第二章

你是选择抬头看繁星，还是低头看泥泞 / 029

♥ / 第三章

欲罢不能欲罢不能 / 053

♥ / 第四章

男人到底是种什么动物 / 081

♥ / 第五章

这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难题 / 103

♥ / 第六章

我没信心等你那么久 / 127

♥ / 第七章

丧心病狂的失意人 / 148

♥ / 第八章

痛到体无完肤 / 174



♥ / 第九章

/ 放下矜持保卫婚姻 / 198

♥ / 第十章

/ 是谁在谣言中推波助澜 / 222

♥ / 第十一章

/ 为了爱忍住千般委屈 / 246

♥ / 第十二章

/ 只想永远留住你 / 267

♥ / 第十三章

/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 / 285

♥ / 第十四章

/ 难道真的要成为第三者 / 302

♥ / 第十五章

/ 面对面较量的男人 / 325

♥ / 第十六章

/ 真的可以相爱到老吗 / 348



第一章

性是否是唯一的解药

这天夜里，张敏终于回家，她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刚到门口，门开了，宋林昆站在屋内，不由分说就将她揽入怀里。张敏挣扎了半天，宋林昆却怎么也不肯放手，反而越搂越紧。

最终，张敏放弃了挣扎，轻声在他耳边说：“如果你在五秒钟内不放开我，我就走，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宋林昆一听，赶忙放了手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敏敏，原谅我吧。我发誓，这辈子若是再出去混，你就阉了我。”

张敏挤了点笑容，也不管跪在地上的宋林昆，径直走进了屋。宋林昆赶忙走到了沙发前跪了下来：“敏敏，我真的不会再出去找人了……”

“三儿已经跟我说了。”张敏答，“你那破事我不想再听，我就纳闷了，你到底想跟我说明什么？你被骗了，受伤了，所以再也不会出去鬼混了？你当我是什么啊，你家里的电器？你高兴就回来用着，不高兴了，就跑出去用别人的，我就活该在家里候着你？”

“敏敏，这次我真的错了。”宋林昆带着哭腔说，“以后再不敢了，咱们别离了好不好？一起过日子，经营我们的公司，再要个宝宝。”

“为什么你错了，我就该原谅你？浪子回头金不换？扯他妈的蛋！”

宋林昆听了，以为张敏是在试他，于是想也不想赶忙回答：“你说过的，只要我原谅你，你也就原谅我。现在我宋林昆承诺，若是以后你犯错了，我也一定会原谅你的。”

“不用以后了，我已经跟人睡过了。”张敏答。

宋林昆一听，苍白的脸上一愣，转而一笑答：“你说笑的。”

“谁跟你说笑了？”张敏一本正经地答，“我像是在开玩笑的吗？”

宋林昆的笑容凝结住，许久才从震惊中醒了过来，一字一句像是从嘴里抠出来的一般：“我……不信，你……骗我的。你就是想试探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，还不只睡过了一次。你都有女人了，我就不能找男人？”张敏昂着头。

宋林昆一下从地上弹了起来，毫不客气地一耳光扇了过去，嘴里吐出了一个字：“贱！”

宋林昆的一巴掌下手不轻，张敏右边的脸瞬间就麻木了，她看着宋林昆，竟笑了出来，答：“知道滋味儿吧，有多痛，可以分享一下么？我想知道有多难受，是不是与我当初发现你跟女人在床上鬼混时一样？”

“疯子！”宋林昆骂了一句，转身要走。张敏在身后叫住了他，宋林昆停了脚步，却没有转身，他心里也没了方向，只是知道心痛得厉害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为了避免再打张敏，他必须走出屋子，安静一会儿。

“明天上午九点，律师楼，我等你。”张敏在身后淡淡地说，声音苍白无力。

第二日上午的九点半，L市的律师楼，温律师此时正端坐在椅子上，面前放着一叠资料。他低头看了看表，抬头看着一声不吭的张敏，终于开了口：“请问，他什么时候来？不好意思，我后面还约了人。”

张敏拨通了宋林昆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好久，没人接听。她不死心又按了重拨键，反复了好几次，总算有人接了，却是一个陌生的冷冰冰的声音：“屯门派出所，你是手机主人的什么人，麻烦你来派出所一趟把人带回去，喝了不知道多少酒，现在还没有醒。”

张敏挂了手机，脸一沉起了身，跟温律师寒暄了几句，离开了律师楼。一个小时后，张敏开着车到了派出所，交了罚款，总算领到了人。宋林昆身上脸上全是鸡蛋大小的青块，衣服上全是吐出来的秽物，臭气熏天。估计昨日夜里喝了不少酒，到现在酒还未醒，从民警手里接过他时，整个人压了上来，张敏差点没站稳。

张敏好不容易才将宋林昆扶上了车，衣服是完全报废了，用剪刀剪成了碎条，才将他的衣服脱了下来，又拿来热水毛巾仔细擦拭了好几次，总算擦出了个人样来。身体干净了，身上的青瘀更大更明显了，张敏数了数，竟有十几处，看着有些心疼。

张敏走到了客厅，心情越发沉重，明明才初夏，却觉得又闷又热透不过气，于是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好几圈后，才翻到杨小三的数字，正打算拨，回头想着她最近日子也不好过，自己的烦恼一旦倾倒给了她，她就会为自己担心，于是有些于心不忍。正犹豫着，电话响了，周伟志打来的。

周伟志心情不错，语气轻松地问：“现在快十一点了，我没记错，按照正常的情况，手续已经办理完了吧。我工作马上就完了，

开车从 A 市过来，正好赶到 L 市陪你吃午餐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？”

张敏听着，眼睛里的泪水又开始打转，声音哽咽，半天没有出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周伟志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紧张地问，“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没有离成？”

“嗯。”张敏点了点头。突然间，一双手伸了过来，紧接着一声响，手机砸向了客厅的液晶电视，玻璃碴子落了一地。张敏转过了头，见宋林昆正站在身后，一对血红的眼珠子正瞪得老大，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，苍白的双唇被咬破，血正滴落。

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周友辉办公室的门响了，周友辉一边低头看着文件，一边应了声：“进来。”

轻轻脚步声走到了他的办公桌前，一叠资料递到了他的面前，他接了过来，一一签了字。签完了，抬起头，才发现来人是杨小三。即使一句话没说，仅仅看了一眼，周友辉心情甚好，放下了手里的文件，拿起了手中遥控器反锁上了大门，走到了杨小三身边，搂着她，低下头，轻轻一吻。

杨小三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周友辉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捻了她耳边一缕碎发，轻轻替她绕在了耳背，请问：“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以后该少拿资料进来。”

周友辉笑了笑，眉毛轻抬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怕影响了你赚钱。”杨小三答。

周友辉低头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她。

轮到杨小三纳闷了，于是问：“不对？”

周友辉摇了摇头。

杨小三又问：“心疼钱了？”

周友辉又摇了摇头。

杨小三继续问：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周友辉笑了笑答：“我在想着，一天我需要签多少份资料才够？”

“这话真不像你这把年纪能够说出的。”杨小三下了判断。

“这把年纪才学会说这样的话，”周友辉意犹未尽地看着杨小三，“是迟了点。我记得以前学过能量守恒定律，这情话的程度叫做能量的大小，一辈子能够说的叫数量话。我相信每个人一辈子说的的情话能量都是一样多的，可我现在才学会，数量自然有限，我就该在程度上努力琢磨琢磨。”

杨小三听了，终于笑了。久违的灿烂笑容像秋日的湛蓝的天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周友辉去了旁边的隔间，把心爱的茶具拿了出来，优哉游哉地泡起了茶。泡好后，递给了杨小三一杯。杨小三接了过来，一饮而尽。周友辉问：“味道怎样？”

杨小三答：“茶的味道。”

周友辉听了笑着喝了一杯。此时已临近中午，三十楼的阳光没有遮挡地照了进来，落在沙发上，周友辉抬起头看着，觉得特别耀眼，也特别舒服。

“我想请你帮一个忙。”坐在对面的杨小三突然说。

周友辉一愣，几秒后，恢复了笑容答：“不答应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杨小三起身要走，周友辉一把拽住了她说：“你啊，性子就是这么急，要走也得听我把话说完了。我只是想帮你将刚才说的那句话先去掉三个字，我就答应你。”

“哪三个字？”

“我，想，请。”周友辉一字一句地说。

杨小三一听：“爱帮不帮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在杨小三的面前，周友辉一贯是输家，没坚持几句他就投降了。

“帮我查下我二哥。”杨小三犹豫了几秒，终于说出了口，三个字，“性倾向。”

周友辉听了，认真地点了点头，起了身，一把将她揽入了自己的怀里，嘴里蹦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杨小三一愣：“为什么要谢谢我？这句话应该是我。”

周友辉低着头，许久说出了两个字：“信任。”

话音一落，吻已经上了来，柔情似水。

丁聪和周娇娇婚礼委托给了婚庆公司，压根儿不需要操心。学校的工作依旧轻松，每日里对着成堆的体育器材发呆。酒吧的工作进入了正轨，每天弹弹琴，非礼勿视，熬到下班，一百五十块到手。丁聪觉得这日子总算稳定了，等五一节婚礼办了，自己就可以安心等着宝贝儿子出生。

直到毛琼芳打来了一个电话，丁聪请假按时到了毛琼芳约的地点。丁聪去的时候，毛琼芳已经到了，坐在咖啡厅的一角。丁聪心里有些忐忑地走了上去，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。

“妈。”丁聪恭敬地叫。

毛琼芳听了，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，眉头紧锁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

“妈找我有何事？”丁聪问。

“娇娇任性惯了，现在已经是这样了，指责都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，我仔细想过了，还是盼着你们日子能够好好过。”毛琼芳说。

“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待娇娇。”丁聪赶忙表态。

毛琼芳没有笑容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，说：“这句话，你对上一任的丈母娘说过吧，现在的人都有一个毛病，没一句真话。一辈子还挺长，这年头谁能看清楚那么久的事情。所以，既然你也不能保证它是不是真话，就别对我讲，好好用实践来证明吧。”

丁聪听着前半句，心里一紧，可听了后半句，心里的石头又落了下来。于是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家的故事，我相信娇娇没有告诉过你吧？”毛琼芳突然问。

“过去的事，娇娇不想让我知道。”丁聪答。

“她爸很有钱，你父母一定告诉你了吧？”毛琼芳继续问。

丁聪默默点了点头。

毛琼芳继续问：“你怎么看？会不会想着这是个好机会，你能够顺藤攀高枝了？”

丁聪一听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我只希望娇娇和我们的孩子快乐，其他的物质财富对我来说，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，顺其自然吧，娇娇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。”

毛琼芳听了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那就好，我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了。”

五一节前的一个星期，杨小三搬入了富丽堂皇的新家。倒不是她愿意，而是租的房要拆迁了，想来，与周友辉该做的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即使自己有些矛盾，可在别人的眼里已经既成事实。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既然“落草为寇”，也得有个犯罪现场，于是，寻了个周末正式搬家。

东西不多，几个箱子往车上一丢。出门的那一刹那，不知怎

的，杨小三有一种卖身青楼的感觉，于是回头再看了破屋一眼，免不了嘲笑了自己一番。

熊猫车驶入小区时，车入不了保安的眼，像是盘问贼一样盘问了一番才放行。到了地方，折腾了十几分钟，来回跑了好几趟，终于把自己的“破铜烂铁”搬进了屋子，之后累得倒在沙发上，寻思着，有钱真他妈的好，沙发躺上去比床还要舒服。

这么一想，就睡着了。醒来时已不知道时间，身上盖了一床薄被。杨小三一惊，立马坐了起来，这才看见对面的沙发坐着个人，一手捧着茶杯，一手捧一本书，除了周友辉还能有谁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杨小三眉头一皱，“按照国际惯例，不是周末都陪老婆的么？”

周友辉听了笑了笑答：“找了个理由就出来了。”

“你还真是会掐点，搬家时候不见人，搬完了你蹦出来了。”杨小三答。

“这儿该有的东西我都配齐备了，标准的拎包入住，你还需要搬些什么？”周友辉答。

“拎包入住。”杨小三一愣，反问，“那房租多少？”

周友辉听了，笑着起身坐到了她的身边，像变魔术一般，摸出了一小盒子递给了杨小三。杨小三一眼就猜到是枚戒指，没伸手接，嘴边的话憋了回去。

周友辉见了，开了盒子，很漂亮的一枚戒指，上面一颗“鸽子蛋”大的钻石。周友辉拿了起来，默默地看着杨小三，杨小三犹豫了半天，把右手伸了过去。周友辉不动，于是杨小三把右手缩了回去。停了一刻，周友辉伸了手将杨小三的左手拽了过去，对着无名指套了上去。

杨小三缩了缩手，低头看了许久，也不顾周友辉的面子，摘

下放入盒子：“我一直不喜欢戴这些，总觉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舒服。如果发现这种东西取不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疯的。”

“你是个喜欢自由的人。”周友辉笑了笑，却没有生气。

“戒指，寓意就是个套字，上面的钻石就是个期限，寓意永久套牢的意思。你说说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哪个男人的戒指上有钻石的？女人却傻乎乎地要钻石，还得瑟地比着大小。殊不知，钻石的意思是永久套牢女人，套牢不了男人。这个戒指你还是拿回去吧，我这个小三的职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。”杨小三笑了笑。

周友辉听着眼神一淡，答：“今儿我不想谈这些。”

“你心情不好？”杨小三问。

周友辉听着点了点头，答：“过几天就是我女儿的婚礼。”

“这是好事情。”

周友辉听着，苦笑了一声：“女儿不认我这个父亲，不让我参加这个婚礼。你说，我这个人生是不是很失败，纵有万贯家财，却不能随心所欲；纵有儿有女，却不能享天伦之乐；纵有红颜知己，却不能长相厮守。”

“你背诗啊？对仗挺工整的。”杨小三问，“知道人为什么会伤心，因为要求太多。你说散尽家产，看能不能随心所欲？你敞开心胸，看有没有天伦之乐？你懂得取舍……”

杨小三没有说出口，一个浓烈的吻堵住了她的话。

下午六点，周友辉起身出了屋子。他必须要回家，那是他的责任。走到门口，他突然想起了件事，拿起了包，从里面掏了份文件递给了杨小三。

杨小三看了看周友辉，他微微低着头，从容淡定，看不出任何的表情。杨小三一丝疑惑，拿了过来，里面一叠的资料，资料的第一页是一张男人的照片。二十多岁的样子，皮肤黝黑，穿着

军装，英姿飒爽。

“这是谁？”

周友辉停顿许久答：“你二哥的爱人，资料就在后面，你慢慢看吧。”

“那就是说，是真的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周友辉点了点头，见杨小三眉头紧锁的样子，忙安慰了一句：“现在的社会很包容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我相信只要你二哥觉得幸福，你就应该祝福他才对。”

杨小三抬头，痴痴地望着周友辉问：“只要幸福就应该祝福对么？那你什么时候才是幸福的？我想祝福你。”

周友辉一听眼就红了，他这个影帝级别的人，竟然没忍得住，一把就将杨小三搂入了怀里，他的力气很大，好像杨小三会随时消失一般。许久，他将杨小三抱上了二楼的卧室。

书上常常这么说，性是爱的升华。当爱飘忽不定，若即若离，随时会消失时，爱人之间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。而通常这种不安全感，唯一的解药就是性。越不安全了，越想做，可越做却越觉得不安全。

第二天，杨小三寻着周友辉给的地址，去了L市。将车开到楼下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地方自己熟悉得很，没走几步，身后就传来了一串急促的脚步。杨小三刚一回头，正迎上张敏的眼睛像审贼一般看着自己。

“我在远处看了还不信是你，走近了真的是你？牧马人吉普，最便宜也得几十万吧，还是顶配。几天不见变化这么大？你啥时中五百万了？也不跟我汇报，找打！”说完，张敏用手敲了敲杨小三的额头说，“哦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以你的性子，即使中了五百万也不会买这种车。你别告诉我真的上贼船了！”

张敏一激动就滔滔不绝，杨小三开始后悔开这辆车出门了。今儿一大早跟刘秘书请假，不到五分钟，周友辉的短信就过来了，什么也没问只留了五个字：开那辆好车。

张敏盯着杨小三时，杨小三一脸心疼地看着她说：“才几日没见面，你的脸盘子小了一圈，看来我们俩的日子都那么不好过？怎么离婚没离成？”

张敏被说到了心坎里了，心一酸，眼圈子跟着就红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“没事。”张敏摇了摇头。

“这不像你的风格。”杨小三答，“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他不愿意离？”

张敏点了点头，慢慢伸出了双手，衣袖往上一提，几处青色的伤痕露了出来。伤痕有深有浅，不是一次留下的。

杨小三心疼，问：“他打的？”

张敏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想着以往都是自己打宋林昆，打得他身上伤痕累累，他都从来不还手，如今竟然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。男人的变化竟然如此大，连张敏也惊讶。

“那就离了吧，去医院做个伤痕鉴定，离婚的时候有优势。”杨小三说。

“我知道的，你放心。对了，你这次来L市，是不是来找我的？怎么不先打个电话。”张敏问。

“我有些其他事。”杨小三没将二哥的事说出来。

“那正好。你的事我还没有问个清楚，休想就这么走了。我现在有点事要出门，下午约个时间好好聊聊。”张敏说。

别了张敏，杨小三进了大厦，正是上班的时间，大厅里人来人往。杨小三径直去了保卫处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监控

盘前，一边看着屏幕一边吃着花生。杨小三走上前，问：“大哥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有一位叫方林虎的人么？”

男人抬头看了杨小三一眼，答：“有。”

“那他在么？我找他有点事。”

男人停了手里的动作，惊讶地将杨小三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问：“你是他什么人啊？”

“我是他朋友。”杨小三答。

“他朋友？那小子平日里总是孤僻得很，从来就不跟人搭腔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朋友。”男人笑了笑继续说，“他今日中班，你再等等吧，一会儿人就来了。”

杨小三找了一排长椅坐了下来。

张敏停好了车，看了一眼车位旁边已停好的奥迪Q7，走进了僻静的一家咖啡厅，角落里，她找到了周伟志。

周伟志起身，一脸的紧张：“总算见到你了。”

说着也不顾是在咖啡厅，一把抱住了张敏。张敏挣脱了他，转头看了看四周。周伟志低头看着惊弓之鸟般的张敏，心中自责起来。过了几秒，周伟志心一横，又将张敏揽入了怀里，一手托起了她的下巴吻了下来。吻完了，张敏的泪也下来了。周伟志慌忙地用拇指轻擦，一边擦一边心疼地问：“怎么了，宝贝？”

周伟志二十四岁的人生，一大半是在国外度过。中西合璧的人生观，让他保守中带着些激进，平日里父亲的威严，母亲的羽翼保护，在他中规中矩的外表下，骨子里的叛逆一旦被激活，眨眼就能放大数十倍。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“宝贝”，心中已决定，即便是所有人反对，他依旧不会放弃。

“他不同意离婚。”张敏答。